

小寒大寒 又一年

☆ 中篇小说集

潘
宝
玉
著



小寒大寒又一年

潘宝玉 著

海潮出版社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

小寒大寒又一年/潘宝玉著. —北京:海潮出版社,
2000.3
ISBN 7-80151-071-2

I. 小… II. 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4094 号

小寒大寒又一年

潘宝玉 著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北京颐航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300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80151-071-2/I·10

定价:19.60 元

海 的 记 忆

□ 朱向前

将近两年以前——1997年夏天，我利用暑假期间，应海军文化部王兆海部长之邀，和海军作家朱秀海结伴而行，前往胶东半岛的海军部队作短促突击式的访问。行至青岛，正赶上四号台风登陆。在石老人海滩，望着那一排排由远而近呼啸而来的数米高的“浪墙”，我兴致大发，下海“冲浪”。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侧身以肩“扛”住那一道道铺天盖地的浪墙，好半天才从雪浪花中摇摇晃晃地冒出头来，真是刺激无比，惊险无比，不亦快哉！是日夜深，仍不能成寐，遂拉起秀海，上街拦住一辆的士，问曰“去哪里？”答曰“去看海！”便懵懵懂懂被拉到一个巨大的半圆形海湾，站在悬崖般陡峭高峻的海堤上俯身望去，海天一色，墨黑不辨，只听得涛声如鼓，或如千军万马厮杀正酣，又如万头非洲雄狮仰天长啸，似有一阵阵沉雷从地心深处升起，震得脚底发颤，头顶发麻。间或有巨浪打来，蓦地在面前腾起一股数丈高的水柱或水烟，转瞬即逝，只剩得一阵阵腥风咸雨淋得满头满面。我们伫立无语，灵魂出窍。归途中却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彼此的书名——《波涛汹涌》《穿越死亡》《沉入生命》。至今忆起那场面，犹觉雄奇无比，恐惧无比，不亦壮哉！翌日，台风转为暴雨，我们冲雨而行向威海进发，车外一片苍茫，“巡洋舰”犁开水道疾驰，真像是在海上航行，悠悠忽忽，飘飘欲飞，以至掉了左后轮还“飘”出了一公里，真是浪漫无比，诗意无比，不亦妙哉！

‘97 夏季在青岛遭遇台风令我终生难忘。

‘97 夏季陪同我们胶东行的是潘宝玉。

潘宝玉是解放军艺术学院九三届毕业生。他性情温和，秀外慧中，为人淳朴，做事踏实。这是他在文学系两年所给我的基本印象。换个角度说，他不是那一届的明星或活跃分子。因此之故，两年之间，我们交往得并不多或交谈得并不深。此番相见，他一如既往，恭敬地执弟子礼，只是角色转换成了东道主兼导游，一路安排食、宿、行，参观、访问、游览，里里外外，捎前把后，也是忙了个不亦乐乎，竟没有时间深谈一回文学。直到分手的那一刻，他才郑重地提出一个要求：朱老师，我明年要出一本小说集，能不能请你作一个序？

好哇，这是好事。古人云，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乃人生一大快事。而我自从做了老师以后，则乐意为学生作序，形式虽小有不同，心意却与古人大体相通。先睹而后快，先快而后序，分享学生成果，就好似在品尝自己的收成，也能从中细细咂摸出一点自己的人生况味。何况，适时地推出新人，荐举新作，也是评论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说，为学生作品而序之，亦乃人生一快事。然而，换一个角度看，作序其实是一件苦差。首先读作品不能偷懒，至少要比准备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读得仔细吧。其次是文体上要有点讲究，总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老是一个套路吧。前些年喜欢作长序，动辄洋洋万言，作品论有之，作家论有之，作家印象兼作品论亦有之。后来就慢慢短下来了，因为时间不够，精力不济，而邀序者却日见其多。能推者推之，惟有学生之邀还勉力承当，年来也深感不胜其重负。宝玉这一篇序就延宕时日太久，因此心中惴惴，先向宝玉说一声道歉了。

’98年初冬，宝玉就送来了书稿校样，无奈当时手头已有若干序债文债记录在案，我答应他过了春节争取交稿。不料年后我家中又遭致变故，一段时间以来无有闲暇更无有心境，断断续续读完书稿的印象片断也难以连缀，难以成篇，此刻来作此文，恐怕也只能是将主要意思说个大概其而无法一一细述了。

宝玉在后记中表示，他最喜欢的作品是编在一头一尾的《小寒

大寒又一年》和《英雄船》。除了《小寒》是作者的中篇处女作而受到作者偏爱之外，我还发现了这两个作品的两个共同点。第一点作者已明确道出：“我之所以喜欢这篇小说（指《小寒》），是喜欢高大寒这个悲剧性人物，他有农民身上共有的弱点，又有英雄色彩。”“而英雄艇长何安海的坎坷经历更让我同情、浩叹。”（指《英雄船》主人公）喜欢有英雄色彩的悲剧性人物，是作者的一个审美尺度。这一点在《神水湾》、《泥塘》等作品中的傻六身上也可得到印证。第二点作者也含糊道出：“《英雄船》是一篇仿纪实的试验之作，我也很喜欢。”《小寒》堪称实实在在的写实主义之作，可作者似乎觉得“实”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追求“纪实”效果。由此可说，在表现形式上努力逼近真实的写实风格，是作者的又一个审美尺度。这一点在《别了，老船》、《岛与潮》诸篇中亦可得到检验。两点合一，是否可以说，以写实手法写悲剧人物是潘宝玉小说创作中要极力弘扬或已经显露的一个“主旋律”呢？

那么，“主旋律”之外，还有没有“副旋律”（自撰之词，只可意会，不可较真）呢？

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们仔细品味一下《鬼船》、《死船》和《灵乡》，将不难发现，它们也贯穿了两个共同点，并且和前述几篇作品构成了一个对比或变化。其一，是它们的主要人物都有点非英雄化色彩，个性多是各色、乖张乃至怪异，比如研究“鬼船”理论的李傲和梦游症患者侯进（《鬼船》）；再比如发明“盲棋对弈法”的欧阳和陈博士等，都可作如是观。其二，是它们的表现手法都有点非写实意味，或者以一条似有若无、似真似幻、神神鬼鬼的鬼船贯彻始终，使全篇弥散出一股淡淡的、怪怪的魔幻气息；或者以“死船”作为象征物理层面的孤岛和心灵层面的孤独的双重寓意，使作品主题生发出形而上学的升华；或者干脆就用民间方式，讲述一些诸如“小鬼儿闹醉汉”、“神鸟猫头鹰”、“白精灵兔子”之类的神怪故事（《灵乡》），真真假假、神神道道、神秘而有趣。以迷幻、象征、夸张、浪

漫的笔致写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是几个“副旋律”作品的主要特色。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要问了，一“主旋”一“副旋”，二者孰高孰低呢？我说，文学鉴赏之事历来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没有必要分个高低，排出名次嘛。对呀，“各有所爱”，作者爱“主旋”，你爱什么？如此问来，我就只好实话实说，和作者唱一个小小的反调：我爱“副旋”。原因何在？简答如次：

“主旋”作品以人事的朴实和悲悯的情怀感动人，而“副旋”作品以意境的神秘和想象的飞腾魅惑人。前者掘开了情感之流，后者放飞了想象之鸟；前者更来自生活，后者更归于艺术；前者的语言实在，后者的语言空灵，而且利索、生动、传神——给你搅和不清，还是干脆请作品自个来现身说法吧——请看《灵乡系列之七·二爷杀牛》开篇这几段：

二爷杀牛的，二爷杀的牛海了。

二爷块头不算很大，生一双睁不太开的小眼，留一撮山头胡子，挺像阴阳先生。二爷杀牛四方有名，什么活蹦乱跳的牛到他手里，七哩咔嚓三下五除二，几袋烟的功夫就全解了，那活干得地道。

一般人杀牛，牛要认真捆好，摁倒，请两大汉拿木头压着牛脖，然后下刀。二爷不费那事，牛也不用捆绑，从从容容，跟闹着玩似的。有人请二爷杀牛，二爷就站到杀牛的地场，不紧不慢地抽着烟，说声把牛牵过来吧。

牛就牵来了。

……牛不知即将赴死，心想是到了集市，又要换个主儿了。牛张望二爷，大眼忽闪着，伸脖仰着头。牛看二爷还算友善，想到将来会有好日子，牛胡思乱想时，二爷嘿嘿一笑，噌地一个飞起右手握着的刀把，朝那牛的额头要命处猛地捣去，那牛立马醉了般颓然倒下。

……牛在死前一霎，大脑屏幕上可能留下二爷嘿嘿的笑影。

诸位看官看仔细了，这里面除了二爷的背景介绍、肖像刻画、动作描写等等之外，最妙的是牛的善良表情和不知死亡将至的美好憧憬。如此正写反写，层层铺垫，是不是也写出了一点“二爷”的庖丁遗风？而且，语言具有一定的镜头感，有如蒙太奇的切换，既跳跃又流畅，既简洁明快又淋漓尽致。令人读来感觉到作者在运思走笔时也有庖丁解牛的游刃有余的酣畅与轻妙。这就是经由想象的空间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找到了一种无拘无束、随心所欲、不滞不碍、自然流转的语言感觉。我喜欢这样的语言，喜欢这样的小说。

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由《二爷杀牛》等系列短篇组成的《灵乡》写的是作者的故乡，但这个集子中的多数作品写的还是发生在大海中的海船、海岛上的关于海军的故事，或可一言以蔽之：海的记忆。但说到海，就像本文开篇所记叙的台风海所留给我的记忆，它气势磅礴，狂暴不羁，诡谲莫测，变幻无穷。因此我想，要驾驭好这样的对象，恐怕需要更雄健的笔力，更浩大的气魄和更浪漫的想象。

我期待着潘宝玉写出更得海的神韵和精魂的新的“海的记忆”。

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於京西魏公村

目 录

海的记忆	朱向前
小寒大寒又一年	(1)
鬼船	(55)
别了,老船	(103)
死船	(144)
岛与潮	(191)
灵乡	(228)
神水湾	(263)
泥塘	(304)
英雄艇	(341)
后记	(384)

小寒大寒又一年

第 一 章

列车在暑秋的铅灰色天穹下奔驰。

车厢里，张文举临窗坐着，懒得与人交谈。轰轰隆隆的噪音搅得他心烦意乱，沉闷的空气更使他有种窒息之感。他解开风纪扣，在那洁白的军装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兀自吸着。烟雾缭绕，笼罩着他那瘦削、焦虑的脸，久久不肯散去。他挣脱般地转过脸望着窗外。此时那苍穹也显得更加阴郁，有些荒芜的丘陵连绵不绝，旋转着从他眼前闪过……

那张打印清晰的电文纸仿佛又展现在他的面前：火速归队！

在家中，他只是栾云的丈夫；在双山岛，他却是六十多名战士的父母官。一个大家，一个小家，顾此失彼……他一悸愣：千万可别应了那句戏文——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火速归队？……出了什么事？闯了什么祸？登上火车后，他脑子里就倒腾岛上、站里的事儿，寻找每一个漏洞，推测每一种可能……思来想去，总是凶多吉少……

塌方，他首先担心的就是塌方。为在双山岛建立观通站，施工五年来已牺牲了三位同志。他不由地想起了他的好战友，前任指导员魏国民。

他和他同在美丽的 W 市长大，一起穿上了上白下蓝的军装，同在一个护卫艇中队入党、提干；又一起进“海军政治学院”学习。

后来，一个留在大队机关当宣传干事，一个调到刚刚开工的双山岛观通站任指导员。魏国民的妻子钟玉君跟栾云同在一个针织厂织造车间。她还是栾云和张文举的证婚人。

他永远忘不了一九八〇年的九月八日，就是那天，岛上传来噩耗：魏指导员因坑道塌方英勇牺牲了！他脑子里顿时像引爆了一颗深水炸弹……就在得知噩耗的四天前，他还欢欢喜喜到车站接来了栾云、钟玉君和孩子。是他联系了进岛运水泥的登陆艇，把她们母子二人送进岛的……

还是那艘运水泥的登陆艇，把魏国民的遗体运出岛。张文举和栾云赶到码头，海鸥在头顶上空“啊”、“啊”叫着。两个战士用担架抬着蒙有白布的魏国民的遗体，从黑幽幽的坦克舱里出来；后边是几乎支持不住而被人搀扶着的钟玉君，她那娟秀的面容苍白、憔悴，两眼红肿，神色木然。双山岛观通站站长高大寒抱着老魏那三岁的孩子小媛，默默地跟在后头。他一脸苦相，那皱皱巴巴的白军服有些发灰，大檐帽向后仰着，露着他那宽阔的黑礁石样的额头。

张文举神色慌乱地挤上前去，用颤抖的手揭开了担架上蒙头的白布，又盖上。他头一扭，啜泣起来。在场的所有人心里都像堵了团棉絮，不少人禁不住潸然泪下。钟玉君一见栾云和张文举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她已流不出眼泪……栾云架着她的胳膊上了救护车。

政治处主任办公室里，墙角处的落地扇旋转着，摆动着。吴主任戴一副黑边眼镜，跟头发斑白的张政委分别坐在写字台侧的藤椅里，心情沉重地吸着烟，不时往白瓷烟缸里打打烟灰。张文举、高大寒和一个叫杨小明的战士坐在沙发上。杨小明有二十一二岁，个子不高，一双小眼睛呆痴地望着电风扇。

室内，只有电风扇没完没了的“嗡嗡”响声。

高大寒两肘支着大腿，双手抓着他那乱糟糟的头发。“当时……”高大寒低着头，用发颤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放完炮，排

……完烟，俺仨一堆儿进去……检查。刚，刚刚到掌子面上不一会儿，老魏他大喊一声：‘老高——’冷不丁操了我一把，我倒退了两步，碰到了我身后的小、小……杨。接着‘哗啦’一下，一块大石头从上面掉下来……”他抽着鼻子，声调变成哭腔，“老魏，为了我和小杨，他……他他他……”高大寒满脸是泪，嘴唇哆嗦着说不下去了。

杨小明也在抹眼泪，抽鼻子，唏嘘着。

高大寒站起来，走到窗前，两手使劲按着窗台：“老魏……你怎么不让我去死啊，你撤下她娘俩，还撤下站里这一摊子，让我可怎么办啊……”

张文举心里阵阵酸楚，两眼涌出泪水。

“真是个好同志啊……”张政委凝重地看着吴主任，“尽快把魏国民的事迹材料整理好，报基地政治部。”

吴主任点了点头：“我已考虑过了。张干事，你比较了解老魏，由你来写吧。”他扶了扶眼镜，“有些情况嘛，可以问问高站长，一定要写好，争取早日见报！”

“好。……”张文举站了起来，像是庄重地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两天后，魏国民那年过花甲的父亲和 W 市民政局的同志赶来了。大队党委会议室里，长方桌上摆满了酒菜，只是没人想吃。民政局的同志对魏国民一家老小深表同情，并提出，部队应该为他们在经济方面多照顾一下。张政委点了下头，但一直皱着眉。双山岛观通站开工两年多已有两个战士因公牺牲了。因为评不上烈士，死者家属想不通，闹着不走。他们的心情不难理解，然而上级有明文规定，不是战时，没有特殊事迹值得宣扬，不能评为烈士。庆幸的是，这次魏国民事迹突出，总算评上了烈士，要不然更为棘手，年轻的妻子、三岁的女儿、年过花甲的父亲，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母，一家人可怎么生活啊。

张政委微微舒展开眉头说：“魏老伯、钟玉君同志，你们有什么

困难和要求就提出来。除了规定之内的，我们可以适当帮助你们解决点实际困难。”

钟玉君揉了揉红肿的眼睛说：“谢谢首长的关心照顾，我们没什么困难，只有两个请求……”她停顿了一下，面向吴主任：“一个是孩儿她爸的骨灰，请不要撒在大海里，我要带回去……也算是请求吧。”

大家的目光都投向吴主任，使他好不自在。昨天，他看了张文举含泪写的“事迹材料”初稿，一肚子不满意，写得太实了！如果加上魏国民同志临死前给高大寒站长留下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海里，这就很说明问题。可以表现出魏国民同志为海军建设而献身的高尚精神嘛。他派张文举去说服钟玉君。看来并没做通她的工作，真是太遗憾了……鬼知道他是怎么给她说的。

“当然，我们尊重您的意见。”吴主任不无尴尬地说。

“再就是，什么时候双山岛建好竣工，请拍电报告诉我。……我要替他来看一眼。”钟玉君表示，没什么别的困难和要求。

在座的首长们流露出赞许的目光，张政委有些激动了。

高大寒站长在一边却有点憋不住了，着急地用大嗓门说：“我就不信，你们真没有别的困难吗？”他知道这不是在他的双山岛，不然他会告诉她：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以后再说谁理你！

吴主任不满地瞪了高大寒一眼，然后用征询的目光看着钟玉君。

“没有，”魏老伯也颤巍巍地说：“没别的困难。”

首长们谁也没料到，魏国民的后事处理得如此顺利。

张文举奋战了几个通宵，终于把《魏国民事迹材料》第四稿写好了。在此期间，吴主任三番五次找张文举和高大寒站长进行开导：你们要往深处挖一挖，把那些闪耀着魏国民思想光辉的东西找到。我说过多次，不要太拘泥，太死板。魏指导员舍己救人成为英雄人物，不是偶然的，即使他生前做的平凡小事也要升华嘛。至于

如何升华，那就不用细讲了，就连高大寒这有名的直炮筒子也能绕过这个弯儿来。高大寒拍了拍脑袋说：记得去年牺牲的农村兵大李，母亲有病，老魏就给他寄钱来……张文举却再三查问、核实，说光记得不行，到底寄没寄？寄了多少？……问得高大寒有些不耐烦了，说你怎么这么不理解首长意图哩。

吴主任看了事迹材料的第四稿，总算满意了。

隆重的追悼大会结束后，吴主任宣读了基地政治部下发的《通报》。大意是：号召全体指战员，向模范干部、共产党员魏国民同志学习。学习他一心为部队“两化”建设的献身精神；学习他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学习他爱站爱兵……

不久，军内报纸刊登了长篇通讯：《碧海埋雄骨，浪涛祭英魂——记模范干部、共产党员魏国民烈士的英雄事迹》。

张文举心里很不平静。他深为自己的好战友而自豪、欣慰，但也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真正的好战友魏国民似乎在他心中模糊了，而现在的“魏国民”却是另一个人。他活着，是实实在在的，但默默无闻；他死了，却成了英雄，到处都听到人们谈论他。

张文举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名符其实“踏着英雄足迹前进”的，是他自己。党委决定让他到双山岛接任政治指导员。他知道这是吴主任的意思，只是一时琢磨不透吴主任的真实动机。

谈话那天，吴主任见了他是笑容可掬的，把他让到藤椅上坐下，还递给他一支三五牌香烟；别的我也不想多说了，总之一句话是信任，也是需要。从经济上来说，你这次下去是吃亏了；海灶吃不上了，海补也没了，等于职务上少拿两级半的钱……当然喽，我想你也不会计较这些的。双山岛长年施工，环境艰苦，加上老魏的牺牲，带兵是个老大难。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有老魏的精神鼓舞，有高大寒站长的配合，我相信你一定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克服困难，干出成绩来的。

张文举意识到，吴主任像在糊弄一个小孩子。他隐约感到一阵屈辱……

消息在机关传开，议论沸沸扬扬：“张干事怎么把老吴得罪啦？”“张干事死心眼儿，除了低头写材料，就知道啃书本了。”“你们知道什么，原先打算让尤干事下去的，人家说什么也不干，后来才……”

对别人的议论，张文举不屑顾及。他张文举不是个口是心非、惟利是图的人，他这个共产党员不是冒牌的。何况是接老魏留下的担子。难办的还是他的妻子栾云，她一听说进岛接老魏的班，红润的脸顿时变得煞白，瞪大眼睛，神经质地坐在临时家属房的铺上：“文举，快，快打报告转业吧，这不是我们的好兆头……”

“你不要想得太多了，还不至于跟老魏那样。再说，总得有人去嘛。”他不知怎么宽慰她。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文举，你知道结婚后我一个单身女人有多难啊……我自知没玉君姐那么坚强，我可受不了那么大的打击啊……”她双手捂脸哭了起来。

张文举心里一阵烦乱。他就怕她哭，她一哭他心里就乱作一团，束手无策，就像逗别的孩子玩给惹哭了一样窘迫难堪。“你别哭，……咱们慢慢商量嘛。”

“那，我先回去联系工作，”栾云抬起头，唏嘘着：“工作联系好了，你就打报告行不行？”她脸上闪着泪光，可怜巴巴乞求似地说。

答不答应她？他心软了，犹豫了，倒背着手在临时家属房里来回踱步。他读过心理学方面的书，发现自己有点“忧郁质”的特征：遇事优柔寡断，就像哈姆雷特。他正在努力改变自身的弱点。看看她那可怜兮兮的样子，简直拿她没办法。唉！真是，女人啊。

“那好吧。”他终于答应了她。她太天真了，你联系工作，你一个挡车工认识几个人？异想天开。

她满意了。他心想，中了我的缓兵之计喽，亲爱的。

送走了栾云，张文举简单收拾一下就走马上任了。

他是搭乘运钢筋的登陆艇进岛的。

吴主任亲自送他到码头。

登陆艇以十二节的速度在大海上航行。

张文举站在甲板上，倒背着的手里拿着大檐帽。劲烈而凉爽的海风吹拂着他的乌发和那瘦削的面颊；吹动着他那雪白的军服下摆，抖动有声。几年的机关生活，像鸟儿关在笼中，现在他才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爽然。他游目骋怀，仿佛自己完全溶化在这纯洁的蓝色世界里。

右前方出现了双山岛的岛影。那是两座并排耸立的小山，像一对亲兄弟。偌大的海区只有南山岛上有一部雷达，牌子老且不说，双山岛北面还是一片盲区。而双山岛离公海只有十四海里。若双山岛上有雷达，不仅可以消除那片盲区，连公海上的目标也能盯上。只是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勘测，双山岛地质条件差，不太适合打坑道。可观通站不建又不行，直拖到“四人帮”倒台之后，上级才下了决心：双山岛观通站于一九七八年破土动工。

登陆艇整整航行了六小时，才到达双山岛。

整个岛子有些光秃，稀稀落落的小松树，连同那一小片一小片的草丛，犹如一张伪装网披挂在山上。山两边，海中兀立着高大的礁石，像守护在巨人身边的贴身卫士。山脚处裸露着大块的赭红色的石头，显示着人工开凿的痕迹。张文举仰望着两座山峰，如站在两位巨人的脚下，不禁肃然起敬了。

小小的码头上，列队站着身穿上白下蓝军装的全站官兵。

“咚”的一声响，舱门稳稳地落在大斜坡的登陆点上。还没等帆缆兵带好缆，站长高大寒已带人冲上甲板。

“可把你给盼来啦！”高大寒随便还了下礼，用他那粗糙的大手使劲握住张文举柔软的手，拼命晃动着：“听说你来啊，可把我高兴

坏啦。”张文举也满面春风地说：“彼此，彼此嘛。”他们爽朗地笑了。

“哎？还用我来介绍吗？”高大寒指指他身边的几员“虎将”。

“不必啦，”张文举收敛起笑容：“牛分队长，王分队长，陈技师，都老相识啦！”那三人上前握手、问好。

官兵们忙着搬运随艇拉来的钢筋和张文举的东西。高大寒提着黑提包跟张文举并肩走着。张文举感到岛上的气温比陆地低不少，身上凉飕飕的；空气中带有烂海带的味儿。盘山路蜿蜒崎岖。脚下有不少乱石子儿，红的，白的，浅黄的，被他们踩得嚓嚓作响。

“乍一看，大箱子小箱子的还以为你家当不少哩，其实我知道，你是孔夫子搬家——书多。”高大寒挺带劲地走着。登高，不得不弯下他那高大的身躯。“哎？怎么没带你老婆进来？她不是才来不长时间嘛。”

“唉，让我气跑了。”张文举稍有些气喘：“她说她一辈子也不上部队来了。”

“啊？……”高大寒停住脚，“你看这事儿闹的……你得给人家好好地说巴说巴啊。”

张文举叹了口气，摇摇头。

半山腰上是依山而起的四排平顶房，大石块筑成。四排营房东侧是通往大坑道工地的石梯路。顺着弯曲而上的石梯路望到山顶，真让人有些眼晕。张文举油然想起《蜀道难》里“天梯石栈”等字眼，心底里发出“危乎高哉”的感叹。

站部在第二排，室内倒也窗明几净。两张三屉桌对在一起，上面搁台电话机。那边，简易的报纸架倚墙而放。墙上挂着四五个记事本，登记簿。张文举满屋子看了个遍。其实这屋子、这岛子他都不陌生，在机关几乎每年都要随同张政委、吴主任来一次。只是江山依旧，人世已非，跟过去的身份不同了。过去跟在首长屁股后面，“狐假虎威”，对这里的一切可以心不在焉；现在是这里的一员，就得跟这里的官兵们长年累月地干了。张文举从黑提包里拿出一大